

「读鉴小说轩」

商湯滅夏

掀翻首个家天下英雄酋长

『八拍蛮』：恶鸢喙端毛羽翻，败翎血燕投长天。他年修得鹰隼力，驭龙血洗鸣条山。

夏朝粗蛮的小王子姒癸（夏桀），对各部落方国严苛统御。

他逼死了商族老酋长，

燕图腾失色，天下噤声。

姒癸夺走了成汤（商汤）的梦中情人，

成汤为美人妹喜夤夜闯营，行刺未果。

聪颖的奴隶伊尹，

助成汤揭幕血燕复仇！

奸佞诱惑夏桀日渐荒淫无道，

商族首领成汤心怀厚德仁慈。

成汤蓄力三十年，血火拼杀十一战，

终使商部落赫然傲立，睥睨夏家天下。

成汤作《汤誓》，率领天下部落联盟

与姒癸血战鸣条山。剿灭夏家！

三千诸侯大会，推举成汤为商朝天子。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王中一 著

「读鉴小说轩」

商湯滅夏

掀翻首个家天下的英雄酋长

『八拍蛮』：恶鸢喙端毛羽翻，败翎血燕投长天。他年修得鹰隼力，驭龙血洗鸣条山。

夏朝粗蛮的小王子姒癸（夏桀），

对各部落方国严苛统御。

他逼死了商族老酋长，

燕图腾失色，天下噤声。

姒癸夺走了成汤（商汤）的梦中情人，

成汤为美人妹喜夤夜闯营，行刺未果。

聪颖的奴隶伊尹，

助成汤揭幕血燕复仇！

奸佞诱惑夏桀日渐荒淫

商族首领成汤心怀厚德

成汤蓄力二十年，血火

终使商部落赫然傲立，

成汤作《汤誓》，率领工

与姒癸血战鸣条山。剿

三千诸侯大会，推举成汤为商朝天子。

盟
八下。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王中一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商汤灭夏 / 王中一著.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8. 2

(读鉴小说轩)

ISBN 978-7-5080-9418-2

I. ①商…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01174 号

商汤灭夏

作 者 王中一

责任编辑 高 苏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18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开

印 张 17

字 数 252 千字

定 价 39.00 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网址: www.hxph.com.cn 电话: (010) 64663331 (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主要人物表

(以出场先后为序)

姒发——夏朝帝王。良善优柔,唯望天下太平。

姒癸——姒发儿子,夏朝末代帝王。文武双才,敢想敢做,深得民心,先廉后腐,最终葬送夏王朝。

示壬——商族首领,成汤祖父。因反抗暴政撞死在夏朝王宫。

示癸——商族首领,成汤父亲。骨子里仇恨夏朝王室,却做事谨小慎微,怯于反抗。

扶都——成汤母亲。倡导建立商族学堂,悉心教育成汤及商族儿童,传承甲骨文。

成汤——示癸儿子,又名天一、子成。自幼少言寡语,青年时继位商族首领,中年时,经过十多次征战,建立了商王朝。

春乙——商族青年,成汤发小。胆小怕事,后来为成汤灭夏献出了生命。

赵梁——夏朝帝王姒癸的亲信。奸臣,姒癸荒淫腐化的怂恿者。

终古——姒癸启蒙老师。夏朝廷太史令,晚年投奔成汤。

洪保生——夏朝廷司徒。为人诚挚,兢兢业业;东部沿海部落的卧底,但至死没敢行刺帝王姒癸。

关龙逢——夏朝廷大夫。忠臣,因多次当众劝谏,被姒癸怒杀。

老白胡子——商族长老会掌门人,成汤启蒙老师。传言与成汤母亲有染,晚年因思想不一与成汤分裂,离开商族。

涅羽——东部沿海部落联盟大首领。为维护联盟安稳殚精竭虑。

匪侣——东部沿海部落联盟莱夷部落首领。仇恨夏朝王室,多次谋划劫杀姒癸。

妹喜——有施氏族首领妹妹。成汤的梦中情人,被夏帝王姒癸掳为妃子。

多伦——妹喜初恋情人。复仇未遂,被姒癸所杀。

辛妤——成汤妻子。有莘氏族首领的侄女。

伊尹——有莘氏族媵嫁奴隶。商王朝建立的思想奠基者。

仲虺——夏朝贵族。成汤灭夏的坚定支持者。

太丁——成汤长子。因征战夏军致残；商朝建立后为民众祈雨而自焚。

淳维——夏朝王子，姒癸儿子。夏朝灭亡后逃到北方大漠，成为匈奴分支。

目 录

第 一 章	少年姒癸初露锋芒	九夷俯首示好朝廷	1
第 二 章	姒发赐名天下第一	燕燕往飞商汤出世	19
第 三 章	街痞赵梁献媚王子	姒癸示爱被逼比武	25
第 四 章	童年商汤立志成才	姒发遗嘱警惕九夷	40
第 五 章	商族觉醒普及学堂	姒癸霸权巩固江山	53
第 六 章	姒癸执迷封禅泰山	东巡遇刺故作大度	68
第 七 章	少年商汤猎狼炫耀	姒癸出兵征伐发咙	86
第 八 章	示癸中魔离奇去世	商汤冒死上山引水	96
第 九 章	姒癸征伐只为猎色	妹喜被迫入献王宫	126
第 十 章	辛妤出嫁陪媵奴隶	伊尹设计激励商汤	145
第十一章	伊尹阴谋驱散长老	赵梁挥霍再建新宫	159
第十二章	长老弥留推荐仲虺	姒癸奢侈乔迁新都	183
第十三章	商汤抗贡被囚夏台	伊尹卧底私通妹喜	197
第十四章	九夷厌倦放弃中原	天下联军挑战朝廷	220
第十五章	鸣条大战夏军溃败	商汤革命流放姒癸	234
第十六章	姒癸妹喜同死南巢	商汤献身人祭大旱	249

第一章 少年姒癸初露锋芒 九夷俯首示好朝廷

下午，灰暗的天空不断有雷电闪过，沉闷的雷声慢慢回荡在地面上，警告人们一场暴风雨即将覆盖大夏帝都。

一只背羽黝黑、翅尖尾叉的燕子啄着虫子飞进了王宫议事大殿屋檐下的巢窝，独自享用美食。议事大殿里，宫人点燃油灯使光线稍稍明亮了一些。大殿中央的侧位上，少年王子姒癸表情冷峻，盘腿坐在笋壳编织的蒲团上，周边围坐着数名大臣和前来帝都纳贡的商国老国君示壬。不远处的墙壁上钉着一张硕大的牛皮，上边画着帝国疆域地图。

王宫院子里，十几名侍卫七手八脚抬来一口大铡刀，咚的一声放到了地上。司徒洪保生走进了大殿，施礼说禀王子，铡刀已经备好，随时可以行刑。

少年王子姒癸大喝一声：“把薛国的两名使臣押上来！”

薛国与商国一样，都是夏朝诸侯方国，位于大夏版图的中原偏东方向。

几名王宫侍卫押着五花大绑的两名薛国使臣走进了王宫大殿，少年王子姒癸咬牙切齿地说：“我再问你们最后一遍，是否执意抗贡红宝石？”

其中一名肥胖使臣央求说：“王子啊，您亲自过去查看一番，薛国矿洞已采百年，完全枯竭，确实没有红宝石了。”

“市场上明明有人兜售红兔毛水晶，铁证如山，你还狂言枯竭！”少年王子姒癸大喝一声，“恶意抗贡，蔑视朝廷！将他狗头铡掉！”

几名侍卫押着肥胖使臣踉踉跄跄走出了大殿，肥胖使臣拼命挣扎……一阵惨叫传进了大殿，一颗人头滚落在地，鲜血染红了王宫大院的石头地面，几名侍卫也被溅了一身血迹。

另一名使臣吓得昏死了过去。少年王子姒癸吩咐：“把他扔上牛车，那点破高粱还让他捎回去，命他给薛国国君捎信，半年之后若不见红宝石，大军压境，鲜血和屠杀将教会他们敬重朝廷！”

昏死的使臣被拖出了大殿。

少年王子姒癸把视线转向了一旁的商国老国君示壬，冷冷地说：“据我所知，老国君在自己宫中夜夜美女相伴，歌舞升平，老国君是没有时间处理政务吧。”

老国君示壬七十多岁，长得十分瘦弱，满脸皱纹，脸色苍白。由于旱涝交替，农业大幅减产，他连续两年没有给朝廷上贡了。今天，他带着五十岁的儿子示癸一起来到帝都，他知道凶多吉少，颤颤巍巍地说：“……禀王子，臣才疏学浅，对百姓指导无方，以至于国力衰弱、百姓逃荒，唉，民不聊生啊……”

示壬的儿子示癸跪在边上，不敢说话。

少年王子姒癸用凶狠的目光盯着老国君头冠上的美丽羽毛，说：“老头儿你不要东鳞西爪，死神已在等待，你有何遗言尽可提出，免得带到阴间。”

白发苍苍的示壬立刻蔫了，知道今日必死无疑，那口明晃晃的大铡刀已经沾染鲜血，少年王子姒癸一定不在乎多铡几人。示壬十分害怕王子姒癸，尽管他还是一名少年，可他身材高大，表情严峻，眼光锐利地像刀子一样直刺人心，他的威名远扬到大夏帝国疆域所到的每一个诸侯方国。

“哦……不不，王子明察，臣常年卧病，夜夜咳嗽不止，宫中不过丫鬟宫女端茶熬药而已，商国国力何以歌舞升平啊。”示壬连忙解释说。

一道闪电之后，天空传来一阵更加明晰的雷声。

“那我来问你。”身材健硕的少年王子姒癸横眉冷对，“你今日之行带来不少歌姬舞女，共有几何？”

“这个……我确实没有细数……”

“面对铡刀你还不如实招来，放心，我会安排你儿子把你的尸首送回商国。”

“不、不、不，我不能死啊，商国还有很多事情等我去做……”

“不需要了，你死之后，他们会推选你儿子作为新国君。实话告诉你，我亲眼所见歌姬舞女足有二十辆牛车，民不聊生，哪来这么多歌姬舞女？”

示壬吓得双臂抱在胸前向少年王子姒癸施礼道：“王子明察，臣所带不过农妇村姑。按照惯例，诸侯前来帝都必定献歌献舞，以示敬仰。可是，商国没有舞女，只好民间选拔，臣已尽倾国之力，王子，我们献给朝廷的可是商国民众一片赤胆忠心啊。”

“赤胆忠心？那我再问你。”少年王子姒癸腾地站起身来，一边来回踱步一边气愤地说，“连续两年抗贡，你们哪有忠心？每逢朝廷出兵征伐，你们总是缩头缩脑躲在暗处隔岸观火，哪有赤胆？你要时刻牢记商国由朝廷分封，没有朝廷庇护，弱小的商国早已被其他方国兼并。你所作所为哪里谈得上敬重朝廷？哪里谈得上对朝廷忠诚？你懂得大夏法度，拒绝纳贡意味反叛，依我脾气早就砍了你，不然，朝廷政令今后如何向天下发布落实……”

又是一道闪电，雷声伴随着雨点飘落下来。王宫中的大臣们明显感到了一丝寒意。

臣知道王子心中有气，白发苍苍的示壬说：“那是因为去年您父亲……新夏后登基……臣未能及时接到通知……”

“什么？通知皆由我派专人送达，你竟敢说没有接到？”少年王子姒癸气愤至极，停住脚步，唰的一声拔出佩剑指着示壬说，“最可恨的是，老夏后……我爷爷驾崩的时候，你身为诸侯竟然缺席葬礼。你是大夏朝廷分封的国君啊，夏后驾崩你都不来，眼中还有朝廷吗？偷奸耍滑，我对你的言行早就洞察其奸了。”

“臣认罪……那时臣……病重在榻，获知消息十分滞后，以致延误行程，绝非故意……”示壬不断用衣袖擦拭白发间滴下的汗珠，说，“这次臣来帝都特意带足了三年贡品……”

“晚了！朝廷的法度是本年度抗贡就要征伐，再说朝廷不在乎你那点小麦。现在我不言征伐，我放过你的族人，还有你儿子，只砍你一人脑袋，好让你们商人记住今后必须按时纳贡。来人，将商国国君示壬押在大院中央，铡头示众。”

几名如狼似虎的王宫侍卫扑过来架起了白发苍苍的老国君示壬。

“不！”示壬的儿子示癸起身喊道，“商国冤枉啊，商国始终不敢对朝廷有二心啊……”

“怎么！你要和老国君一起死？”少年王子姒癸问，“还是你替老国君去死？”

“慢！”老国君示壬挣脱了侍卫，自己站稳身体，说，“他不能死啊，商国还要继续为朝廷做事，商国不能断代啊……”

少年王子姒癸说：“是你儿子执意要替你而死，我只好成全他……”

谁都没有料到，白发苍苍的老国君示壬突然大吼一声朝着大殿的柱子撞去，脑袋与柱子发出令人心颤的撞击声，示壬瘫倒在了地上，鲜血顺着额头流到了脸颊。

“父亲！”儿子示癸扑了过去，“父亲你怎么可以这样……”

少年王子大声说：“擅自在王宫冲撞立柱，妄图自杀，要挑战朝廷威严吗？来呀，将他儿子示癸拉出去铡了！”

几名侍卫不由分说将示癸拖到院子里，按倒在大铡刀旁边，示癸拼命挣扎，大声喊道：“王子明察，我对朝廷一片衷心哪，我妻子怀孕在身，孩子不能没有父亲啊……”

“夏后到!”王宫执事洪亮的嗓音传遍了王宫大院。

后,在夏朝时期是“王”的意思,帝王被尊称为夏后。

“住手!”夏后姒发的声音传了过来,声音虽然低沉,却极具权威。

几名侍卫看见疾步走进王宫大院的新任夏后姒发,连忙松开示癸,示癸站起身来大声喊道:“夏后……是你吗……我商国的示癸,商国冤枉啊,我父亲冤枉啊,夏后只要给商国机会,商国一定加倍纳贡。”

“胡闹!这是怎么了,吾刚刚外出几日,谁敢在王宫杀人。”夏后姒发十分生气,他走近示癸说,“你是商国的?不要怕,跟吾来。”

夏后姒发带着浑身湿漉漉的示癸走进了大殿,身后随从收起了雨伞。

收起来!夏后姒发命令少年王子姒癸说:“王宫之中谁敢随意拔剑?”

“父王!”少年姒癸十分不满父亲的阻拦。

“够了!坐下!”夏后姒发快步走到大殿中央自己的位置盘腿坐下,他看到了躺在地上的老国君示壬,心中明白一定是王子姒癸下的狠手。

少年王子姒癸气愤地将佩剑狠狠插入剑鞘。父亲是夏后,大夏朝廷的帝王,他说话姒癸不能不听。但是,姒癸并没有坐下。

大雨倾盆而下,雷声加上雨声从院子传进大殿,大殿里的气氛凝固了许多。

示癸跪在地板上扶起了父亲示壬,哆哆嗦嗦地说:“夏后明察……四百多年来商国始终紧跟朝廷,从来没有二心啊。”

夏后姒发口气缓和地说:“吾知道商国近有旱情,别的方国也有,关键是你们没有及时禀报朝廷。吾曾经数次接见老国君,深知他为人忠厚温和,少言寡语,经事小心,治国严谨,嗨,七十多岁耄耋之人不可能故意违背朝纲。过去之事一笔勾销,谁都不许再提。命太医给老国君疗伤。那个示癸,请你来讲讲,商国歌舞有什么特点,与其他诸侯国的歌舞、民风有何不同之处。”

两名太医快步走了过来,接过老国君示壬,为他检查伤口,涂抹草药。

夏后姒发指着附近的位置示意示癸坐下,少年王子姒癸狠狠瞪了示癸一眼,自己盘腿坐下了。

“好、好。”示癸擦了额头上的汗珠,不敢坐下,他察觉到了少年王子姒癸凶狠的眼神儿,只是装作看不见。他知道,若是将来这个姒癸坐上帝位,早晚会把商国当作出头鸟抹了脖子,甚至故意找碴儿灭了商国。

示癸哭丧着脸介绍说商国地处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带,歌舞大多反映民众种地耕田,鼓点节奏比较明显,歌声比较高亢,舞姿动作幅度比较大……

夏后姒发看看周围说诸位大臣你们都不要沉闷,诸侯献贡亦是前来述职,

有何需要了解询问的公务可以直接向商国提出来……没有也罢，王宫氛围严肃有加，今日又赶上雷雨，可能让老国君感到有些沉闷。那么……今日议事早点结束，也让老国君早些歇息。春雨贵如油，天神给了我们一个好兆头，今年会是丰收年。明日雨过天晴，吾决定在王宫外的广场演出商国歌舞，允许帝都百姓前来观看，人多热闹。吾正是让天下人看看，天下是大夏的天下，普天之下只有众心归一，华夏大地方才出现祥和的良好局面。

大臣们开始窃窃私语，猜测明日的歌舞表演。

“来呀，”夏后姒发命令王宫执事，“送老国君示壬前往客栈疗伤歇息。”

“慢！”少年王子姒癸说，“商国还有一件重大机密隐瞒了朝廷，实属大逆不道。”

示癸和大臣们都看着少年王子姒癸，不知他要披露出什么惊天秘密。少年王子姒癸说：“你们商族，以燕子为图腾，每年春天你们商族领地有大量燕子对不对？”

“对！”示癸点点头说。

“前些日子，远在西边的尧国国君桀雍前来帝都，送给夏后十枚上等白燕窝，在尧国向你们商人偷买的，花了一千个贝币。我现在问你，你难道不知燕窝有特殊功效吗？”

“知道啊……”示癸又点点头，解释说，“不是家燕……可食用燕窝是金丝燕的窝，金丝燕每年春天从远方飞来商国山区筑巢产卵繁衍后代，燕窝具有奇特养生功效，治疗肺虚、咳嗽、盗汗、咯血、胃气虚等症，性平味甘，最神奇的是女子服用能够百年不老，永葆青春……”

“那你为何隐瞒下来不向朝廷纳贡？”少年王子姒癸厉声问道。

“这个……”示癸说，“商国自从子契以来立有族规，四百多年从不许猎杀燕子，更不许食用燕窝，否则一律处死，所以谁都不敢采摘燕窝……”

“我不管什么家燕金丝燕，你们的族规在帝都无效，夏后大人已经食用燕窝，难道你要弑杀夏后不成？”少年王子姒癸问。

夏后姒发眯着眼睛没有说话。他知道商国示癸所述大致是实情，然而他需要朝廷之中有人站出来替他教训一下那些不太听话的诸侯，尤其是两年没露面的商国。姒发假装思索，任由王子姒癸发难。

“这个……”示癸一时不知该如何作答。

“不许猎杀燕子，那是你们对族人的规矩，你完全可以把燕窝献给夏后，夏后不要你们的燕子。”

“那……可不行！”夏后若是强令商国违背四百年族规，若是族人得知此

事由我示癸而起，回到商国我会被族人杀死。

一名太医忽然起身说：“……启禀夏后……老国君已经死了，头上的青铜头冠卡进额头穴位，已经断气了……”

“死了？”少年王子姒癸说，“你们商人好厉害啊，动辄以死亡威胁，显示商人野蛮？朝廷害怕野蛮部族吗？”

示癸立刻起身扑向了示壬，哭着说：“父亲……您怎会这样，来时咱们不是说好的吗……加倍进贡，朝廷会原谅我们……”

少年王子姒癸说：“少在王宫哭丧！你今日必须答应！每年纳贡三百个燕窝，否则，你就死在帝都吧，免得回去死在族人手里。”

“天哪！我真不能那么做……”示癸双手抱头跪下说，“那是我们的燕图腾……四百年啊，商族先祖子契定下的规矩……子契与你们夏族先祖大禹是亲兄弟啊，他们当年共同治水，情同手足，怎么今日到了相煎相逼的地步啊……”

“纳贡燕窝，只要三百个，朝廷免去商国其他所有贡品。”少年王子姒癸非常肯定地说。

示癸看了一眼父亲示壬的尸体，他突然站起身来，发疯似的大喊一声：“冒犯图腾神是大逆不道！你们杀了我吧！我也不活了！”他冲出大殿，在倾盆大雨中冲向大铡刀，自己躺在上边，双手摸着把手向下拉。几名侍卫连忙扑过去掰开他的手，但是铡刀锋刃还是割破了他脖颈的皮肤，鲜血混着雨水流淌在地上。

头冠羽毛的示癸躺在大铡刀下放声哭泣，哭得肝肠寸断，雨点不断落在他的脸上、身上。

几名侍卫呆呆地站在旁边，看着这个发疯的中年男子。

“好了！”夏后姒发说，“燕窝一事朝廷改天廷议，今日……司徒你派人安排送老国君遗体暂停客栈，好言宣抚，朝廷发放雨具，明日启程返回商国，商国舞蹈取消，不再演出。散朝！”

姒发知道，事情只能到此为止，既不能一味纵容也不能严肃过头。大夏帝国自大禹建立以来，历经召开与共工决战的涂山之会、有扈氏伯益武力争夺王权、姒启生活腐化荒于朝政、太康荒淫失国四十年、少康隐姓埋名艰难复国、孔甲王宫养龙遭天下耻笑，现在的大夏不再是四百年前那个一呼百应的大夏帝国，而且自然环境变化无常，不仅商国连年灾害，整个华夏大地农产歉收，百姓流离失所，国力锐减，朝廷已经没有能力征伐那些诋毁朝廷的诸侯方国。近十年来，很多方国纳贡时，国君不再亲自前来，使臣将东西扔下就算了事，弄

得朝廷很没面子，又不便发怒。今日，毕竟商国老国君示壬带着儿子亲自上门纳贡，献其歌舞，给其他诸侯国做了一个榜样，这样的榜样夏后姒发十分需要，他需要更多的方国国君顺从朝廷，不要独自算计，更不要暗中与朝廷作对。

大臣们散了，撑着雨伞离开了王宫，大院的血迹被雨水冲刷干净了，仿佛这里什么都不曾发生。

大殿里只剩下夏后姒发、少年王子姒癸两人，夏后姒发突然发怒说：“从今日开始，你必须学会斯文，你才十几岁啊，不能动不动就杀人。”

“不杀就不能平天下。”少年王子姒癸恶狠狠地说。

“你的蛮横只会激化社会矛盾，引发更多人仇恨朝廷！从今日开始，你敢再杀一人，吾就宣布取消你储君身份！滚出吾的大殿！滚！”

示癸原本计划办完纳贡之事陪同父亲前往尧国探望国君窾雍，得知窾雍用几个燕窝出卖了商国，示癸立刻从骨子里仇恨窾雍。

垂头丧气的示癸拉着父亲的遗体打道回府，一路上猜想回到商国提出贡献燕窝时族人究竟如何当面翻脸，甚至将他杀了祭祀燕图腾。可是，父亲已经死了，他不能再死，不能让娘胎里孕育四个月的儿子或者女儿出生就见不到自己的父亲。

赶着牛车的示癸进入商族领地，披麻戴孝十分悲壮，然而，刚刚提及贡献燕窝，商族老人们立刻炸了窝，事态果然像想象的那样充满火药味，示癸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长老们猛烈围攻他，提议弹劾储君甚至杀了他，用他的人头向朝廷施压。

示癸知道事关重大，毕恭毕敬地将七位长老请到祖庙，当着列祖列宗的牌位商议此事，同时商议为老国君大丧。

一些敏感的族人闻讯，纷纷跟在长老们身后走向祖庙，悄悄躲在外边偷听，希望能在第一时间获得重要信息。此时，关于储君示癸即将被砍头的猜测像瘟疫一样在族人之间传递，奇怪的是沿街犬只莫名其妙地狂吠，一些鸡鸭也纷纷冲上街道，或者飞上了矮树，预示商国将要发生一次地动山摇的大事件。

依据商族族规，长老会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国君失职时有权弹劾国君另立新君。商族长老会的当家人是白胡子长老，三十岁就白了胡子，当时被称小白胡子，后来年迈又被改称老白胡子。

老白胡子首先发难，指着示癸的鼻子说：“住口！你敢再言燕窝，我立刻

提议杀了你。”

示癸的手指有些颤抖，哭丧着脸说：“我父亲撞了柱子，你们不能让我也一头撞死在帝都才算尽职。”

一位性格温顺的长老拄着一根山梨木拐杖，拐杖扭曲细长足有一人多高，顶端镶嵌一只羊头骷髅。他说：“大家不要太着急，听示癸把事情讲完，夏后怎会如此苛刻，难道他们夏族没有信仰？没有图腾神？”

另一位矮个子长老一蹦三跳地：“说不需要讲完，不需要！老国君已经死了，示癸你若想继位国君，你现在就回去告诉夏后，坚决不行！商族不会出卖高贵的信仰。”

老白胡子说：“你们听听外边的犬吠鸡鸣，畜生都知道此事没得商量。”

示癸说：“不是夏后……是王子提出的。”

“王子怎知燕窝功效？”矮个子长老质问。

“是……尧国国君桀雍……该死的桀雍编造谎言说咱们商人前往尧国经商，私下卖给他十个白燕窝，他花费一千个贝币，当作宝贝献给了夏后……”

“是谁？谁敢私采燕窝？”矮个子长老气愤地说，“我要亲手砍了他！”

“不知道。示癸说夏后没说王子也没说。”

“这事好办，”老白胡子说，“吩咐下去，看看谁去过尧国，问也能问出来，必须杀一儆百。”

“独眼子蒙去过尧国，顺便逛了帝都，我们一起回来的，很多族人都知道。”示癸说。

“你该审问他，你是储君，有权当场杀他！”矮个子长老瞪着眼睛说。

“我问了，他说没有，他不承认，我能如何。”

一位身材瘦弱的长老始终低着头，唉声叹气说：“罪过啊，即便杀了他，也难挽回局面了。”

拄山梨木拐杖的长老说：“还是派人把子蒙叫来，咱们一起审问他，当着列祖列宗他不敢不承认。”

子蒙被叫来了，他三十多岁正值壮年，一脸惊恐的样子。由于年轻时调皮，被山林乱枝戳瞎了一只眼睛。

老白胡子瞪着眼睛问子蒙：“你认识尧国国君桀雍吗？”

“不认识啊……商人只管经商，认识国君做什么？”

“你把燕窝高价卖给了尧国何人？”

独眼子蒙当时就跪下了，说：“绝对不是我，我常年在外经商，偶尔回家待不了几天，跟妻子亲热还没时间，怎有心思上山采摘燕窝？再说我独眼难辨

山道，从不上山……”

“族里……别人偷了托你去卖？”矮个子长老问。

“四百年族规啊谁敢违反，再说你们出去看看，天下到处都是燕子……”

“少那么多废话！”矮个子长老说，“你发个毒誓吧，毒誓。”

子蒙冲着列祖列宗的牌位说：“我子蒙在祖庙发誓，若我参与倒卖燕窝，天神罚我全瞎，出门就让雷公劈死……”

突然，地下发出一阵沉闷巨响，大地颤动起来。示癸的牛车停在祖庙外边，黄牛发出哞哞的叫声。

“你敢撒谎！”矮个子长老厉声说道，“雷公尚未生气，地公已经发怒了。”

子蒙晕头转向地看着大家，说：“或许是外族人采摘了外地燕窝，冒充商族燕窝也未必可知……”

“胡说！天下只有商族燕窝最好，外人如何冒充得了。”矮个子长老说。

示癸捂着脑袋说：“我怎么会突然头晕……”

“地震了……是地震了……”独眼子蒙说着站起身来跑到了祖庙外边。

大地颤动起来，一些树木也在摇晃，祖庙屋檐的瓦片掉了下来，落在地上跌得粉碎。

“快出去！”示癸向房间里的长老们喊道。

房屋顶棚的尘土肆意落下，长老们个个灰头土脸地冲了出来，不停地咳嗽。瘦弱长老被瓦片砸中了左耳，鲜血直流。祖庙外边的族人个个惊慌失措，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示癸冲着众人大声说：“定是地震了，大家快散开，都到空旷地方去。快！”

众人一哄而散，独眼子蒙跑了，长老们也纷纷散去了，不期而遇的地震打断了储君示癸的审判。

示癸慌忙驾着牛车，捎上老白胡子、矮个子长老沿着街道四处查看，大声询问有没有人员伤亡。一直忙到大半夜，准确数字统计上来了，三死七十六伤，死者之一是独眼子蒙的患病妻子，倒塌的房屋掩埋了她；还有一位是瘦弱长老的儿子，他将老妈推出了房间，又将怀孕妻子拖出房间，然后他去唤醒熟睡的女儿，自己和女儿双双被房梁砸死了。

天亮了，余震过去了，一宿未眠的长老们回到王宫大殿，与示癸商议如何处置地震损失。

大殿中央墙上悬挂着一张牛皮，上边画着一只飞翔的燕子。

示癸盘腿坐在地板上，一脸疲惫地说：“谁家有困难都报上来，族人共同

帮助他们，尤其是房屋倒塌的人家，赶紧复建房子，任何人都不能无家可归。”

瘦弱长老痛苦地说：“完了……咱们商族完了……这是天谴啊……”

几个人正说着，独眼子蒙号哭着闯了进来，进门就蹲在地上大声喊道：“你们这些该死的糟老头子要赔我妻子，你们若不命我去祖庙，她不会死……”

拄山梨木拐杖的长老说：“子蒙你要节哀，我们也很伤心，谁都不知……”

子蒙哭着说：“当时我若在家定会抱她一起逃出……都怪你们逼我去祖庙……”

老白胡子说：“须眉男子哭哭啼啼成何体统，你常年在外经商，房屋年久失修，你若在家说不定你也被埋进去了。”

“我愿意去死啊，”子蒙说，“现在她死了，留下一个小童子我可如何办？我不能带着孩子四处经商……都怪你们，你们这些该死的白发老头早该出去开阔眼界，燕子并非商国独有，天下到处都有燕子，中原有，沿海也有，人家外族就没有那么多族规……”

矮个子长老厉声说：“住口！子蒙你大不敬的言辞若是昨日在祖庙说了，定遭报应！”

“我光棍一个无所畏惧了！倒是你们这些黄土埋到脖颈的糟老头子动动狗脑子想想吧，我没做坏事我妻子却死了，你们拒绝向夏后进贡燕窝，商国立刻遭遇地震，到底什么是报应，房倒屋塌人畜伤亡，鸡飞狗跳哭声一片，天神啊，天下哪里有公理可讲……”

独眼子蒙哭喊着，站起身来疯疯癫癫地走了。

“疯了！他简直是疯了！”矮个子长老愤愤地说。

所有人都沉默了，为子蒙刚才说的最后一句话，究竟什么是报应呢？

示癸开口打破沉默，说：“其实我不想活了……我差点死在帝都，他们抬来大铡刀要铡我，我没屈服，他们逼我答应进贡燕窝，我死也不干，我扑向大铡刀自杀，你们看看我脖颈的伤口，他们又不肯……商族中了夏族魔咒，我不想活了，我已经年过半百……若非我妻子扶都怀孕，我当时就死在帝都了。唉，我没骨气啊……没骨气啊……”

“你意思是咱们必须向夏后屈服，没有别的选择？”矮个子长老质问。

“没有了，”示癸摆摆手说，“真没有，你们不信，自己去帝都向夏后解释吧，他根本不听。也有选择，就是打仗，若是商族军队血洗夏族，我们就不用纳贡了。”

“胡扯！一派胡言！老白胡子说屁大的商族如何打败统治天下四百多年的夏族？”

拄山梨木拐杖的长老说：“商族即使打胜也是第二个后羿，被万人唾骂，骂我们篡夺夏禹开辟的天下，最后我们再被其他诸侯集体征伐，被杀得一个都不剩下。”

“朝廷即将征伐薛国，薛国抗贡红宝石。”示癸说，“回来路上我想了很多，到底族规重要还是族人性命重要？朝廷已经下诏，我们若是抗贡，朝廷军队打完薛国就会掉头回来，战火会蔓延到商国，妇孺老幼死伤无数。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赶紧训练士兵，趁着他们攻伐薛国，我们从背后偷袭他们，先下手为强……”

“偷袭他们？”拄山梨木拐杖的长老说，“我们多年不打仗，很多人外出经商，现在顶多凑齐二百壮丁，夏族军卒却有数千，还能征调周边方国军队数千人合力围攻商国，我们必亡无疑。”

“轰轰烈烈……平静等待……有何区别呢……反正都是死。”瘦弱长老抬起头来问道。

“我不管了，该说的说了该做的做了，你们长老会集体决定吧，纳贡还是打仗。”示癸赌气说。

矮个子长老说：“敷衍塞责！你这是懒政！是储君该言之语吗？这个大主意必须你拿。”

拄山梨木拐杖的长老张开没牙的嘴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说：“是该去外边转转了，子蒙说得对，我们不能总是憋在家里管中窥豹，我们可以去周边的有虞、有缙、有莘、薛国，看看他们是如何的祖制，如何对待燕子和燕窝……”

“不用去，”老白胡子说，“薛国国君仲虺是我朋友，年轻有为，经常过来拜访我，我曾经问询，他们那里没有这样的族规，有虞的图腾神是驺虞，也没有关于燕子燕窝的族规。”

“你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向夏后屈服？”矮个子长老逼问道。

老白胡子说：“商国不可一日无君，示癸作为储君明日就继位，然后办理老国君丧事，同时全民皆兵开始战争防御，年轻壮丁二百人由青年春甲负责训练。燕窝一事交给新国君决定吧，他见过夏后，知道朝廷情况，他来决定并在祖庙向列祖列宗汇报。”

“我绝不同意献贡。”矮个子长老说，“宁可战死，绝不献贡，我同意训练士兵。”